

## 灰色的『己所不欲』

欧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时常听到有人用之来解读行为操守，这让我想到了歧义：如果把这句国人烂熟于心的说辞归为圣人之语的话，说是被引用最多的格言之一，应该没有异议吧？

实际上，这句话本身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现实生活中为数众多的人，无论是学问精深的庙堂博士，还是浅见的市井走卒，视之为座右铭的不在少数。问题是，表面上看起来，此一处世或行为准则般的智慧洞见，似乎经不起推敲，仔细想想，有时候反倒觉得更像是空洞的废话。

论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我以为就是宽容的另一种说法。然而，圣人圣言自身权威性的成立，在东方的文化脉络中却不太有宽容的意味：圣祖箴言并非是像“原则”一样，而是习惯性地被敬奉为“原则”本身，由之，另外的不同想法自然不容易获得立足空间，哪怕是寸方之地——即使是在当下的语境中，通常的判识也多半如此。而且，“己所不欲”的宽容诉求往往处于被动一边的声音，很多时候欲与不欲，往往取决于强势、威权群类的内心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遵循的规则。

换一个角度，另一种



语境下的寓意可能要清晰一些。

世俗地梳理一下，自己不喜欢的事、不愿意的情形，如何会强加于人呢？比如您不喜欢抽烟，怎么会强迫他人抽烟呢？难道喜欢抽二手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不是？

当然，这种阐述基本上属于我的曲解。通常的理解并非如此，而是诸如您不喜欢被人训斥，自己就不要训斥别人之类，只是置身等级差序格局的文化遗产中，这样的美好想法不太容易实现，就比如身居老大之位的家长，很多不喜欢阅读，对枯燥的文字更是多有厌恶的，却热衷强迫孩子泛舟苦海，用乏味的半本将亲生的血缘门徒直接整成近视眼之后，决心依然，没有一丝放过的意思。

不过，这里面可能是另有意欲，那就是明目张胆的欲望：都想着更上层楼，美其名曰为了孩子的将来。延伸到职场，也是老战士对年轻人苦干奉献的期望诱惑。排除功成名就的旧习，就算高官贵爵职业、身份的认同是无可挑剔的自然景观，对施予者和被施予者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则是完全南辕北辙的感触，就家长、孩子之间而言，这句话应该是孩子最想说，但家长却最不爱听的话了。

再往歧路上走一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就可以上皇之地位施加于他么？客观说，这样的反向推演，逻辑地解析其实是不成立的，世事本来也确实不是非左即右。遗憾的是在时序延展中，昨天、今天的情形却多有支持此等极端判断的现实图景。

人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定然是要用自己所欲去排斥杜绝那些恶俗陋习，倘若理智预期未能制度化的话——比如难以有效地干预公共场合的喧闹，比如无力消除那些天天给宠物洗澡却在外面留下和宠物粪便一样肮脏的心理印记之类，等等，但至少在心理层面应该是己所欲必须施加于人的。感性观之，这应该也没什么错不是吗？故而这种极端趋向另一极的理解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有些诡异，无论是所欲、所不欲的施予和被施予，在主动与被动之间似乎都是一个悖论。就拿我想象的宽容来说吧，本质上讲，宽容很可能就是对容不下“非我族类”等不宽容行为、理论的不宽容——就如对纳粹的零容忍。那么，宽容就是不宽容。

这显然有点乱了，宽容怎么就变成不宽容了？或许有人会因为这样的诡辩产生概念偷换的感觉，可我不认为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迁移，己所不欲也好，宽容也罢，语言、逻辑上的蕴含并未发生变化，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背离冲突，是因为我们的话语脱离了具体的境域，就此就抽象的概念辨析应该是很难获得世俗语言意义的吧。

严格来说，施予人或是勿施予人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其中的症结不是同行为的宽容与否，而是立基于后面的立场，是不同话语后面是否有共同遵从的价值标准（理念）……想到人们总是依据分化的利益基础来陈述“己所不欲”的道理，对是不是持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多少还是有点疑问吧。

反过来，如果有共同的价值标尺，所欲、所不欲焉能成为行为参照？！



图片来自于网络

刘颖余

到广州不下十次，但要说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也的確只是泛泛而已。

借“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文化采访线工程采风活动”之机，重返广州，心情多了份郑重，却也格外忐忑。我是不太相信“一日看尽两千年”的说法的，我亦没有那样的慧眼。我始终以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品质，除非长时间浸染其中，否则是不容易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对于广州，我连异乡人都不是，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人，虽然本能上，我是那么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的

## 旅行就像一场“约会”

恬然

旅行就像一场“约会”。

“约会”前的兴奋，常常刺激起我麻木许久的好奇心，突然间对即将前往的那个地方敏感起来，也亲近起来，竖起耳朵倾听千里之外的声音。

去苏州前，联想起读过的一本书，介绍苏州的水乡横塘走出一位有声有色的女子陈圆圆，先脑补那片江南水乡的画面——“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接着想象：什么样的灵秀江南养育出“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呢？

到了苏州，穿行在一座座水乡古镇的街头，白墙黛瓦，飞檐斗拱，青石板路，漫步在一座座私家园林，池塘、小岛、花木、山石、亭、榭、厅、堂，想象着古人在其宴客、游戏、读书、对弈、品茶、拍曲、吟诗、作画的场景，似乎整个人氤氲在江南山水的怀抱中。想来，只有“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江南，才走得出行婷袅袅的美人。北方大漠上策马奔驰的彪悍民族，是断出不了陈圆圆这样的灵秀女子吧。

“约会”的高潮当然是与旅行地来个零距离、全方位的“熊抱”。

都说上海外滩是“万国建筑博览群”，聚集了几十幢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建筑，当年外国银行、商行、总会、报社云集于此。终于等到有空逛逛外滩，

临行前特意上网看了部外滩历史的纪录片，对这一旧上海租界区“十里洋场”的模样心怀期待。尤其是外滩的那座外白渡桥，茅盾在《子夜》开篇即写到，“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据说外白渡桥是上海第一座全部钢结构的桥，有老照片为证——淞沪抗战期间大量难民从闸北潮水般向南通过外白渡桥；1949年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此进城……

当真的站在桥头，看着公交车一辆辆驶过外白渡桥进入外滩，突然有种时空穿越之感——有报道说，1908年，当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外白渡桥

缓缓驶过时，苏州河两岸的交通新纪元由此拉开序幕，作家林徽音对此赞叹：“只见那里密布着一粒粒的小火，仿佛是一颗颗的星；有的是恒星，尽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连身都不想转一个；有的是行星，在不停地、迟缓地向那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前进。那在前进的火的光是微弱的，而且行动得那样慢，仿佛是6月18日夜的西湖的远处的湖面上的荷花灯，在随着微风轻移。”当年的作家能否想象得出百年后这座桥上车水马龙的画面呢？旅行的兴奋往往会让人们忘记，就像约会的美好不止见一面而已。

记得历史上苏州还出过一位名人，范仲淹，除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他的大功绩更该被后人记住——大约公元1049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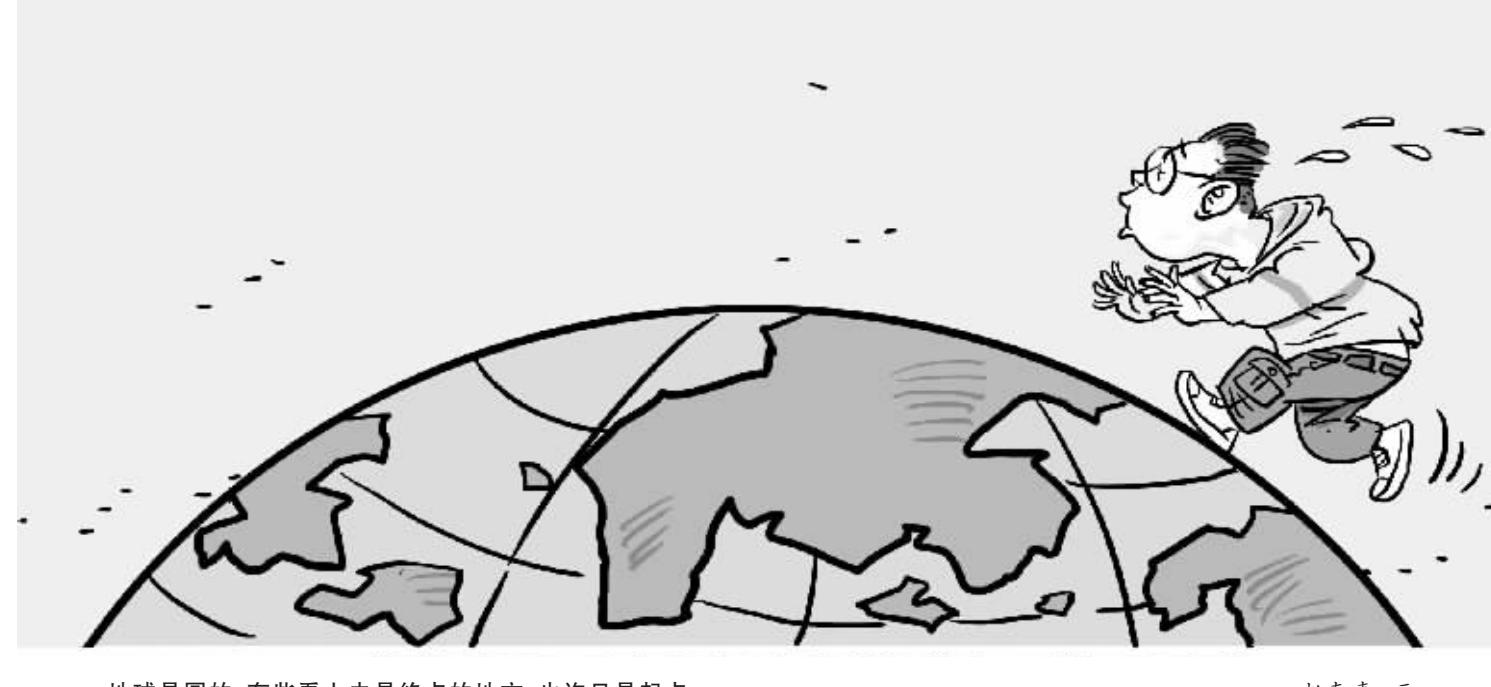
续，就像约会的美好不止见一面而已。

这个世界挺有意思。

对未知美好世界的憧憬，应该是旅行这场“约会”的最大魅力。

一直想去日本的古都京都看看，没机会成行，偶尔翻出川端康成的小说《古都》，得以隔空感受一下京都的味道——笔直高耸的杉树林，店铺前的格子门，式样朴素的和服，古老的织机，人与人之间隐忍而真挚的情感关系，一种物哀、宿命、悲凉的空气弥漫在山林间、宅园中，有着日本人性格的影子。小说终归是小说，有机会的话，很想去体会一下那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族有着怎样的共生关系。而这也是旅行时我常常想捕捉的：这个地方的昨天如何演变到今天？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个地方的民风民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个世界挺有意思。



图片来自于网络

地球是圆的，有些看上去是终点的地方，也许只是起点。

赵春青 画

## 情满尺牍间

萧钰馨

而是真情，而是重视亲情的人之本性，“家书抵万金”也因此有了新的内涵。

反映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感情发展重要历程的《两地书》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情感表述方式，“——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引导？”该书所收的135封书信，从鲁迅许广平相识的表白开始，始终流淌着他们之间相互关爱、体贴、尊重和共同共振的感情。而现如今，各种高新科技层出不穷，从前那个日色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慢生活早已被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快时代所取代，而身处于短信、微信、邮件满天飞的信息化世界，哪里还会有人再小心翼翼地用蜡封上信口，将那收件人的地址看了又看？哪里还会有人再把远方寄来的家书叠得小小的、齐齐的，缝进衬衣的口袋，珍藏在那个离心最近的地方？而能将情意落实于纸笔，写他洋洋洒洒一长卷，或哪怕只写二三句，却能让人感受到其力透纸背的情感的，又有几人呢？作家们总说现代化的生活使人们“淡了情”，从前我不信。可细细寻思，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类似书信的使用越来越少，甚至都快要淡出我们的视线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这博物馆就令我不解了：虽说亲情人人皆有，终归各不相同，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怎么如今还有人来四处搜罗成馆，又有参观者络绎不绝？那些前来观展的人们到底揣着怎样的想法，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看看别人家书里的故事生活？

于是认真思考之，答案渐渐浮出水面：当下人们迷于物欲，犹如陷身情感沙漠，最缺少的不是钱财，

于是在一条条简单的短信微信或者语音背后，我们的情感似乎也和我们正接触到的事物一样变的碎片化、浮躁化、苍白化了。

迷雾既除，豁然开朗。原来建馆人要“拯救”的不只是即将消逝的家书文化，还有人们正逐渐淡漠的感情。而博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除了前往感受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宗亲文化，了解信中反映的那个真实年代，更是寻找那份日益丢失的真情啊！家书传递的不仅仅是情感，混杂其中的还有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盼。

一枚邮票，一张信笺，一段记忆，一纸深情。或许岁月的磨蚀早已让其中一些字迹变得模糊不清，但家书中留下的每笔每画，每个痕迹，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泛黄的纸页上，都跳动出执笔者的一腔真情，将当年再现，让收信的亲朋“见字如面”疏宽心结，让多年后前来看展的人们为之动容。

于是突然慨叹，自己好像也已许久不曾写信不曾抒情表意了。我不知那些参观完博物馆的人们有何感想，我只知写到这里的我已经有了想要摊开纸，拿起笔，认认真真地给远方的家人写一封家书的冲动。

真的很感谢那位有心有情的馆长先生。是他将这一封一封家书搜集展示，从即将被岁月吞噬的残影中将人最美的美好重新拉回到眼前，让你我能在快节奏生活的喘息之余静下来，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动。

一封封家书中，我看到的是一种真实，一种浪漫，一种浓情。重拾纸笔时，我找回的是血的沸腾，爱的祈祷，爱的呼喚！

种人生自况。

“好的戏剧可以让我们读到别人的人生，提供一面可以反观自己人生的镜子。”该剧编剧王筱頔曾如是说，至少在这部戏上，她是做到了。

演出中，演员口中经常令人惊奇地蹦出各种现代段子。

如“我是要去死，还是舒服死”，“官有两张口，一张唯唯诺诺，一张发号施令”；“人有两张脸，一张变好，一张变态”，“生活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甚至在演出的最后，卢生还出来了一个私生子，叫“卢野生”，这也是演出中笑声最爆的一次。庸俗吗？似乎有点，但我又觉得无伤大雅，只是和观众逗个闷子而已（原著中卢生也有8个儿子）。我并不觉得这是恶搞，或者过分娱乐化。因为全剧自始至终洋溢着对经典的尊重和敬畏，无论是音乐、唱词、服装、舞美、造型，都严谨有加，格外考究，有写意，有浮华，有留白，有渲染，亦淡雅，亦浓艳，古韵悠悠，余音袅袅，中国气派依然十足。

黄粱一梦梦醒难，欲度他人先自度。“广话”版的《邯郸记》致敬了经典，回望了经典，但又没有背叛经典，解构经典。诚如创编者自陈，他们没有骑在巨人的背上胡作非为，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且歌且舞。这是一次致敬，更是一次探索，是一种“广州式”的探索。

不好意思，我再次谈到了“广州式”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戏如人生，由一部戏的编创，也大约看出这座城市的精神品质：有开放的视野，有包容的胸怀，有为天下先的果敢，有敏于行的实干精神，又有讷于言的低调，有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也有对日常世俗生活的热爱……

广州离邯郸很远，离北京更远。对广州，我依然是路人，是过客，但因为一部戏，我更加了解了这座遥远的城市。

## 故乡的炊烟

郭宗忠

清晨走到颐和园南门的船营村时，突然被从树林里飘出的炊烟惊住了脚步——多么亲切的炊烟啊！我似乎很多年不见了，它缥缈似梦，此刻让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何时，恍惚回到了故乡。

故乡的炊烟是最早升起的一缕温暖。每当冬夜里鸡叫过三遍，母亲起身点亮煤油灯，为去集市卖菜的父亲做一点面汤。擀面杖响起时，炕炉子也点燃了，那一道道飘出烟圈的炊烟，慢慢氤氲在故乡的池塘、树林上空。

父亲要早早地起床，把自留地里秋天种的菠菜、芫荽等蔬菜送到八里之外的天宝集，或者六里之外的官里集，或者十六里之外的楼德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卖掉赶回家来，还耽误不了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赶集卖菜，是为了一个个长大的孩子上学的费用。

麦苗上的霜，沟沟坎坎中的雪，河沟里厚厚的冰，漫天的星光，增加着冬天的寒冷。喝下一碗葱花和白菜炝锅的面汤，星光砭骨的寒夜也会温暖一些。远处村庄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的鸡叫声，谁家的烟囱也跟着升起了缕缕带着火星的炊烟。半路上看到生产队的牛棚里燃烧的火光，知道今夜又有小牛犊降生了，喂牛的老人又是一夜守护着小牛犊，为这幼小的生命烤火取暖。一边的炉火上烧着沸腾的茶炊。父亲推着独轮车吱扭经过牛棚前时，打盹的老人惊醒过来，叫住父亲喝上几杯热茶……故乡的炊烟是温馨的。

每当我们儿时撒欢儿玩，不知道跑到了哪儿。是去河边捉鱼，还是去树林里捉鸟，还是去场院里玩游戏？慢慢笼罩下来的黄昏也没有打消我们的热情和快乐。只有母亲的呼唤声和炊烟一起升起，我们会来不及穿上鞋子，边跑边看屋顶上的炊烟，才感到肚子已经饿扁扁的。回来来不及洗手，就端起黑瓷大碗喝着有豆的粥，玉米或地瓜面的饼子也能美美地吃上三五个，吃得肚子圆鼓鼓的，然后又到热闹的大街上疯跑疯玩。后来我在外地读中学，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远远地看见村庄周围的树林里弥漫的炊烟，那种思乡之情和接近故乡的感觉是那么迫切……故乡的炊烟是甜蜜的。

黄昏后，故乡的炊烟飘到了村外的树林里。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年轻人会悄悄来到有炊烟的树林里，沙滩上约会自己心爱的人儿，单身汉大虎叔又在河坝上吹起了那支竹笛，幽怨的笛声迷离，能传到对岸的邻村，增加着夜晚的幽深。我们又在炊烟和月光里玩着百玩不厌的各种游戏……故乡的炊烟是浪漫的。

当离开故乡了，最想念的是故乡的炊烟。无论走多远走到哪里，故乡的炊烟总是牵着我的思念。每次离开家前，母亲在低矮的柴火棚里给我煮鸡蛋或者炒花生米，我都蹲在母亲的身边，故乡的炊烟飘满了四合院，炊烟的味道是呛人的。此刻，不知道我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是被烟火呛出来的，还是用烟火来掩饰心里的别忧伤……故乡的炊烟是深情的。

一次次离家归家，如今我在外漂泊了二十几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每一次再回家时，总是快快的，离开故乡后再次回家探亲时，奶奶已经长眠在故乡的河岸边，看着我长大的乡亲老人们，每次回去都一个个永远不能再和我蹲在墙角下聊天，已经阴阳两隔，冬日暖暖的被窝下显得有些落寞。从前那种数着日子回家的心思不再像从前一样强烈了。这时我才体会到唐代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境……故乡的炊烟又是如此让人揪心……

船营村的炊烟又袅袅地升起，是从故乡飘到了我寄居的地方，让我情思绵绵，如梦如幻。此刻，我也想变成一缕轻柔温馨的炊烟，飘在故乡的上空，浸染在故乡的树林和暮色里，沉醉在故乡的怀抱。

## 一部戏和一座城

——观《邯郸记》记

热闹、生鲜，喜欢它的烟火气息和勃勃生机。

采风活动以游览南越王墓博物馆始，以观看话剧《邯郸记》终，这样的安排从古到今，古中有今，今中有古，亦古亦今，或许也是东道主的一番用心和美意，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编周建平开玩笑说，从看一座坟墓开始，担心有点不吉利，但周总显然过于虑了。这毕竟不是一座普通的坟墓。我们从想象两千年前广州的样子，但透过南越王的金缕玉衣，也大致可以想见广州曾有的繁华。

而至于此次活动的压轴大戏——观看话剧《邯郸记》，我本没抱太高的期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演出在著名的广州大剧院上演。据介绍，这是广州新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曾被外媒评为“世界十大歌剧院”“世界最壮观剧院”“全球最美音乐厅”。但奇怪的是，这座外形如两块灵石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有些低调，连外部灯光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璀璨炫目，直到演出开始，置身其中，耳目所及，我们才感到它所获得的赞誉原来并非虚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广州式”的低调吧。

话剧《邯郸记》取材于汤显祖名作《邯郸记》，是“临川四梦”中的最后一梦，也是汤显祖创作的最后一出剧作。说的是，穷困潦倒的书生卢生在邯郸的一个小客店